

2/c 解文
3/189



—— 人民解放軍故事 ——

一個傷兵的願望

★ 北方出版社 出版 ★

目 錄

一、一個傷兵的願望·····	(一)
二、連長和士兵·····	(二)
三、焦五保帶傷新戰士·····	(六)
四、悼念我們的副班長——毛燕·····	(十)
五、排長，媽媽·····	(十四)
六、王連長·····	(十七)
七、在宿營地·····	(二〇)
八、讓炕·····	(二二)
九、真假李拔頭·····	(二四)
十、榮軍的榮國·····	(三五)

一

個

傷

兵

的

願

望

在拐茆野戰醫院裡，有一個從魯河那邊運送過來的傷兵，因為敵人的子彈打進他的肚子，正在掙扎着，發出無力的呻吟。看護們守護着他，覺得他的傷已經沒法救治，相互交換着眼色，都暗暗爲他傷心。忽然，那傷兵睜大了眼睛。停止了呻吟，喚着：『毛澤東同志，我想見見你，我革命革了六七年，從沒見過你啊！』此後，彷彿是說夢話似的，翻來覆去的低低的唸着：『毛澤東，毛澤東！』看護們醫生們不知得該怎麼辦好。就去安慰他：『你要求毛主席來看你嗎？恐怕他不容易來！』『我知道，他是不會來的。』那傷兵眼睛裡含着豆粒大的眼淚，吃力的說下去：『可是，我能見見他，我就是死也覺得痛快些。』看護們都以爲毛澤東離這裡六七十里地，他忙於國家大事，他是不可能來的，可是這個傷兵同志既然在臨死之前，還是念念不忘於毛澤東同志，那麼不妨打個電話告訴毛澤東同志，也好讓毛澤東同志知道，拐茆離延安確實有六七十里地，而並有許多大山擋着路，天又是那麼熱，可是毛澤東同志一接到這次電話，就放了

其他要辦的事，騎着馬直奔到拐茆來，馬喘着熱氣，渾身是汗，毛澤東同志也渾身是汗。他大踏步的走進重傷病房，找着了那個快要死的傷兵，那傷兵已經變得更無力了，而且神志也比以前更模糊了，毛澤東同志這種熱情，感動了看護，一個看護興奮的貼着傷兵的耳朵說：『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啊！』那傷兵已經不大能說話，但他的眼睛忽然光亮起來，辨認着毛澤東，並且嘴也在輕微的動彈，彷彿說：『啊，是毛主席，我見到你，你……』他用盡他最後的氣力，想挽住毛澤東的手，毛澤東同志彎下身去，握住了他的手，向他的耳朵說：『你是我們的光榮的同志，我永遠不忘記你！』說着自己眼裡也流出淚來了。毛澤東同志在他旁邊察看了他的創傷，覺着他的血差不多流盡了。不一會那戰士就慢慢閉上了眼睛，但他的臉上却現出非常愉快的神情。毛主席一直把他送到墳地，而且送了花圈，花圈上寫着毛主席的題字，毛主席又去慰問這醫院裡的一切傷病員，和他們握手，察看他們的創傷，毛主席離開這裡好久，那些傷病員還談着那次榮幸的會面，一個戰士說着：『毛澤東同志無處不愛護我們。』

註：拐茆是地名，是延安附近一個村莊。

兵士和長連

解放軍某縱隊二十八團

七連有一個連長名字叫高永來，這位高連長對於本連士兵的愛護關心，真是無微不至親如兄弟。他從來沒有打罵過士兵，士兵們在工作中犯了錯誤或有缺點，他總是和氣地，誠懇地耐心地進行教育。對於越是進步慢的戰士他越是親近耐心，有好幾次爲了幫助犯錯誤的戰士們改正，不惜進行十餘次的談話教育。高連長不僅與士兵同甘苦，而且處處以身作則，吃苦在先。每次行軍總是幫助戰士們揹背包、揹槍、揹機槍、揹小銃；炊事員累了就幫助他挑鍋挑油担子，過河時抬着把身體弱的戰士抬過河去。到

了宿營地，如果房子不夠住，總是連部露營；有一次天黑到了一個小山坡上宿營，只找到了一間房子，他先把二排安置下了，又親自摸黑另給一、三排找房子，路不好走，高連長從山坡上摔了下來，可是他仍然不顧疼痛，不辭疲勞，繼續尋找；不久便在山坡底下找到了兩間屋子，一個有炕可以燒，一個沒炕較冷，於是高連長又把一排安置在有炕的屋子裡住下，自己同二排在沒炕的屋子裡睡。駐軍時，他每天都要督促衛生員到各班去督促洗腳、診斷吃藥等等，他經常抓緊事務長，召集炊事員開會討論如何改善伙食；有時飯不夠先讓戰士們吃飽；有時炊事員累了，他親自替戰士們做飯燒水。並號召班排幹部們做飯燒水；有一天他在一排住，看到放哨回來的戰士吃涼飯，他心裡很難過，回連部後，

他馬上向幹部們提出以後一定要保證放哨回來的戰士吃熱飯；在西線兩個月的行軍作戰中，由後高連長的日夜操心與事務長的積極負責，第七連從沒有誤過一頓飯，而且每頓都有肉吃，僅在這兩個月中他們一共殺了二十五口豬，七八十隻雞，七八隻羊。每天晚上高連長都親自參加查鋪查哨，到各班去看戰士們睡好了沒有，沒有蓋好被子的，他就替他們蓋好。嚴冬，部隊在塞外，公家還未發下皮帽，一天夜裡，高連長戴着別的連上的同志送給他的皮帽去查哨，皮帽的耳孔沒有堵住，一陣一陣的寒風，刺得高連長的耳朵直疼，當時他看到站崗的戰士還戴着棉帽，高連長心裡非常難過，第二天天明他就召集幹部們說：『站崗的同志很冷，現在有皮帽的先給戰士們戴，有大衣的先給站崗的穿，我先

把我的皮帽大衣拿出來！』在高連長的號召下，有皮帽或大衣的幹部們都拿出來給戰士們了，連部的通訊員也堅決要求把人家送給他的皮帽交出來。戰士們的臉手脚都凍了，高連長馬上叫拿出一部份公款讓衛生員配油膏給戰士們擦。高連長對於病號更是特別關心，對於每個病號，他每天至少看三次，每次至少半小時，見了病號就問寒問暖，給以精神上的安慰，有時親自給病號做湯做麵，甚而端尿盆；某次連上一個戰士病了，駐地什麼賣的也沒有，高連長立即拿出公款一萬餘元，派人到幾十里以外的平地泉去買糖買梨，買回來以後又親自剖梨，加以白糖煮好送給病號吃；每次行軍總叫事務長帶些白麵雞蛋，為可能發生的病號準備吃的，萬一弄不到，就指定幹部帶着錢在隊伍後面，病號願吃

什麼就買什麼給他吃。

高連長這樣愛護士兵，兵士們也熱愛高連長，他們都自覺的服從命令，遵守紀律，比較調皮的戰士也經常被感動得說：『連長待咱們這樣好，再不好好幹，就對不起連長，對不起革命！』一個傷病員的傷口治好了，他在醫院裡就不住，整天想着回連，他覺得只有同高連長同連上的同志們在一起才痛快。但他的體力沒有恢復，還需休養，他請求幾次出院歸隊未准；有一天他打聽到部隊轉移到八百里以外的地方去了，但他想着歸隊實在想壞了，於是他便偷偷地出了院，走了十五天的路程，回到第七連了；一進連部他就抱着高

連長，他高興極了，他激動得說不出話來，鎮靜了一下，他說：『連長！我做夢也夢見你，我做夢見連長帶着咱們七連的弟兄，在村上住，俺娘還請連長和兄弟們吃牛肉喝酒！』高連長笑了，他緊緊地握着這個戰士的手。

編者按：在解放軍裡像以上的例子所提到的事情是不勝枚舉，我們從這裡可以想到，解放軍為什麼那樣能打，生活得那樣快活，而廣大的人民把他們的子弟送給了解放軍來又那麼覺得比在自己的家裡還好。

焦五保帶領新戰士

革 飛

焦五保參軍才一年多，在晉南、豫北、同蒲線、白晉線和平漢線，他都打過仗。班長龍玉讓擔任了互助組長，組裡連他共三個人，陳北方參軍兩個月來，沒有打仗的經驗。鹿回山十八歲，身體很弱，剛參軍就要出發打仗，班長帶的那一組，也是三個新戰士。

行軍是分班做飯，班裡的值日，焦五保自動全給包啦，他的手腳很麻利，行軍一到那，借鍋、借碗、開柴火、捍麵……不等別人伸手他就把飯做熟了。

第二天，天不明，五保又是一個人起來做飯，班長要叫戰士們起來幫助他，他便阻止班長說：『你叫大家多歇會吧！起來幹不了兩下，行軍又跑不動啦，我多幹一會沒啥。』班長戰士們都說：『咱班要離了五保同志，都該掛起嘴不吃飯哩！』可是每天行軍到下半年，戰士們却累的走不動了。五保同志的背上又扛着三支槍。

自陽城出發的頭一天，全班領了十幾斤麵，五保還扛了一天，黑夜班長動員大家要自動換着扛，可是沒等班長說完，五保就說：『不要叫大家扛啦，我扛着麵可痛快，只要咱班沒有一個掉隊的，我心裡就高興了。』五保同志屢次的這種叫自己多吃苦，叫新戰

士多休息的事，把新戰士感動了，他也不怕疲勞的參加了勞動。同山同志說：『五保對我們可真好呀！跟親兄弟一樣的親。他談的話都聽。』他一個人談出了大家心裡的話。五保真成了全班的支柱，戰士們依靠。焦五保在行軍中這種吃苦在前，繼續行動，打定了戰時工作堅固的物質基礎。

到了垣曲，五保到團部參加戰鬥英雄會議，回來在連裡下決心說：『這回打仗不但要完成任務，並且要把新戰士帶好……』他還和新戰士個別的作了解釋和談話。

他們營是預備隊，在兩關休息的時候，敵人往他們陣地上打砲彈，五保便一邊幫助同山、北方做工事，一邊給解釋說：『不要怕，砲彈只叫呼勁大，炸住人可不容易，只要把工事做好，隱避下不要動，一點也沒問題。』敵人向那裡打了幾十發砲彈，王保法因為工事做的不好，負了傷，其餘工事好的，人都怎也沒怎，同山首先感覺到：『工事實是在頂用哩呀！五保說的真對』。

登城的時候，子彈吱吱的在頭上飛個不停，吓的同山心裡只是跳，好像每一顆飛的子彈，不是離頭四指，便是一扎，五保就向他解釋：『子彈飛的高哩！黑夜他打不準，只要動作迅速就沒啥，放上去吧！』說罷，五保捷足先登上了城頭，真是只要老兵頭前走，新兵胆小也敢跟，同山、北方也緊着上去了，一直到登上城頭，不知頭上飛過多少子彈，沒一顆打到同山的頭上，同山有些放心了。可是一進城以後，我們的和敵人的輕重機槍，手榴彈都在全城裡響的咚咚的，同山同志頭皮只發炸，不知該怎的是好。五

保同志向他談：『不要怕，只要跟着我保險有辦法；你沒打過仗，掉隊可要吃傢伙哩！』這幾句話像吸鐵石一樣，把同山和北方緊緊吸在了五保跟前，在前進中五保不等他們掉了隊，反覆的不間斷的說這幾句話，說的同山只怕掉隊吃傢伙，心裡只記了個『跟緊跟緊』！

九連打到離西北角大碉堡只五六十米遠的地方，敵人反撲出來，不知道是敵人的哪個什麼官叱呼着衝呀！衝呀！眼看要打交手戰了，弄得同山手足無措。五保很氣壯的說：『不怕，準備好手榴彈揍他！我打你也打。』回頭他又向敵人喊：『衝來吧，給你準備好手榴彈啦！吃來吧！』三喊兩喊把敵人喊來了，『轟』的一聲五保向敵人投出了手榴彈，同山不知怎的也跟着對敵人打了個手榴彈，別的同学也都投出了手榴彈，敵人吃縮吃縮的被打回去了，霎時同山心裡放下了『一塊石頭』。

『噢，敵人也怕手榴彈，』他高興的這樣說。

真是嘗過敵人的血，心裡不怕，這時候同山只顧打敵人，忘記害怕啦，當敵人第二次叱呼，衝呀！衝呀的時候，五保又向敵人喊：『快來吧，手榴彈又準備好啦，吃來吧！』同山也跟着他喊起來了，『快來吧，手榴彈又給準備好了，吃來吧，』這時候敵人的輕重機槍狂叫着，房頂上的瓦片打的到處飛，一堵牆也打了一道口子，一顆手榴彈也落到五保同志的跟前，炸了他們一臉土，五保還是很沉著的。敵人一衝上來就被一排子手榴彈打的吃縮回去了。北方却投出了手榴彈，就往下跑。五保對這種逃跑可恥的行爲

又給了嚴格而和藹的制止，「不要跑，怕什麼，同志，我們一步也不能後退。」北方又前進到原來的地方。

敵人還沒吃飽手榴彈，又吡呼第三次衝鋒了，可是敵人越吃的手榴彈多越胆怯，怕死的敵人終於不敢再衝了。

敵人陣營裡一個傢伙亂叫喚，「衝呀！衝呀！不衝非使刺刀挑不行！你看我就不害怕。」一聽敵人要用刺刀逼着衝鋒哩，五保情緒更高了，喊的勁也更大了，「來吧！手榴彈多哩！夠你吃了……」戰場上數五保那股孩子腔咬哇！咬哇！叫喚的喧，教導員還怕敵人聽見了八路軍淨是些娃娃！可是就這些孩子腔真把敵人嚇怕了。

敵人第三次衝上來了，一排子彈手榴彈吃飽了他，殘敵跑回碉堡，四班乘勝首先衝上碉堡去。

同山也不知他怎的把手榴彈打出去的，好像不是自己的腦子指揮自己的手，但就這樣却越打越想打了。碉堡上的敵人被消滅了，九班在這担任警戒，從八叉廟那個碉堡裡，跑出一股敵人，同山一看見就要求班長要打，班長說他沒經驗不叫打，五保却覺得新戰士自動要求打槍是可貴的，捨不得放棄這個鍛鍊他的機會。就說：「班長！他想打哩，就讓他打吧。多鍛鍊鍛鍊，下次打仗就胆大了。」

同山「叭！叭！」向敵人打了七八槍，看見敵人亂爬亂拖的，自己高興的只想著：「一定是叫打掛彩了吧。」

同山打罷槍，又想試打手榴彈哩，黑夜糊里糊塗的，自己打了幾顆手榴彈不知是怎樣打的。五保允許他打了一顆手榴彈，這一下可看的清清楚楚的了。

他情不自禁的說：『噢！想不到我今天也能跟上打仗了！』

悼念我們的副班長——毛燕

高崇孝

在陽曲川裡，九班的戰士們，含着滿眶眼淚，用一銑銑黃土，埋葬了自己的班長——毛燕。埋葬時，戰士們沉痛地喊道：『我們的班長，毛燕同志！你安息吧！我們一定打到太原，消滅閻錫山！為你報仇！』

毛燕同志是陝北府谷木瓜人，家裡窮

的少窮沒地，從小和爸爸給地主家做牛馬，地主家的小子常常罵他、打他，那時候，毛燕只是咬着紅紅的小嘴，不敢言聲，但在毛燕的心上，永遠種上了仇恨的種子。毛燕在十四歲上，被蔣匪抽了兵，編在二十二軍，駐紮在響水城。

毛燕自進了響水城，好像小鳥進了籠，整整受了五年多痛苦、壓迫，在年時

六月才得到解放。

窮人家娃娃，到了人民的軍隊裡，就跟小魚入了水，成天活潑潑價，十分可愛；矮矮的瘦瘦的個子，一雙眼睛像兩顆星星，在黑紅的臉上，閃閃發光，二十歲的毛燕變得更年青了。

二

在新式整軍中，毛燕的階級覺悟更加提高了，一天，團上開新黨員入黨儀式大會，他在大會上，自勁講了話：『今天我看到入黨的同志，很羨慕，本來我也想提出入黨，但我感到自己還不合格，今後我決心努力工作，在戰場上英勇殺敵，爲人民立功，加入共產黨！』

不久，是神山戰鬥。當響亮的衝鋒號聲震撼了靜靜的天空時，他頭一個衝上去，並喊着：『同志們！衝上去，爲人民

立功！』

敵人的子彈在他耳旁噼噼飛鳴，炸彈在他身旁冒起朵朵黑烟，他一點也不害怕，一溜風樣的向前面三個敵人衝去，敵人被這種勇猛的衝殺嚇倒，掉轉屁股就跑。

『轟！』毛燕的炸彈在敵人當中開花了。一團烟霧中，敵人一個輪倒，兩個跪他求饒：『小八路！饒命吧！』

毛燕繳了三支槍，捉了兩個俘虜——這是他解放後的第一次繳獲。『嘻嘻！嘻嘻！』不由地，一朵花兒在他心頭開放，他小嘴笑的抿不住。

接着是有名的鷄圪塔戰鬥。敵人像亂跑的羊羣，到處逃竄。毛燕見前面六七個敵人，扛着兩挺機槍，兩支步槍，沒命逃跑，他兩條小腿巴，在軟綿綿的沙土上飛

快閃動着，呼啦啦追上去。

『繳槍！』毛燕大聲吶喊。

可惡的敵人，見毛燕人小，就向他扔過來兩顆炸彈，毛燕迅速的爬下，炸彈掀起的砂土，厚厚的蓋在他的身上，他一骨碌爬起來，兩隻亮晶晶的小眼，睜得銅錢大，射出劍一樣的光芒，不知那裏來的一股勁，他一氣向敵人投了四顆炸彈，敵人在烟塵滾滾中，亂作一團，毛燕機智地喊道：『快繳槍吧！四而都是我們的人，不要替蔣介石送命啦！』

敵人繳了槍，毛燕才鬆了口氣。

戰鬥勝利結束了。

『五連那個小個個毛燕，繳加拿大機槍兩挺，馬步槍三支。』班傅排，排傅連，不一陣消息便傳遍了全營、團。

在全連民主馬上，毛燕光榮地加入了

共產黨，並升任九班副班長。

三

沙漠像黃河的波浪，一望無邊，但村莊却稀稀落落。我們的部隊活動在這一帶，往往沒有房子住。

一次，毛燕租住着一間又小又窄的房子，怎樣盛下呢？毛燕讓戰士們睡在炕上、地上，自己却在門外露天睡覺。四月間的沙漠夜晚，氣候依然十分寒冷。半夜，寒風吹醒了毛燕，他悄悄地走進門來，見戰士們都睡得十分香甜，他輕輕地把戰士掀開的被子蓋好，又慢慢出去了。

行軍中，毛燕一會管這個戰士扛扛槍，一會幫那個戰士揹揹背包。給大家說笑話，唱歌子，一路上，十分熱鬧，不覺疲勞。

班裏新進來幾位新解放戰士，毛燕見

他們的鞋張了口，衣服也破了，他就把自己的一件新衣服，一雙新鞋，給新同志穿上，新同志感動的說：『我們的毛燕班長，好像我們的媽媽一樣！』

每個戰士也把毛燕當做自己的小弟，親切的叫他：『娃娃班長！』

一天，部隊宿營在麻底溝，離毛燕家三十多里路。

『「娃娃班長」！請假回家看望一下吧！』幾個戰士對他說。

『不！咱家解放了，分到地、窖、衣服，要啥有啥，日子過得很安樂，有槍看頭，現在就要好好價打蔣介石，保衛土地哩！』

四

這次豆羅戰鬥中，毛燕率領全班，衝在全連最前面。

迎面三百多敵人，瘋狗似的向他們撲過來。

『九班的同志們！跟我衝呀！』毛燕一邊喊，一邊向敵人飛快的衝去。

他的身影像一支戰旗，招引着大家。戰士們一湧衝過去。

敵人的炮彈不斷轟鳴，響聲隆隆，黑烟沉沉。

毛燕和戰士們，一股勁穿過彈雨，穿過烟霧，衝向敵人。

他的炸彈像烏鴉一樣，飛向敵羣，炸彈冒起火花！炸得敵人在稀泥中，亂叫亂滾亂爬。但就在這時，從側面射來三槍，打中毛燕的胸膛，他躺在血泊中了。

戰士們跑過去。毛燕——這位共產黨員，人民功臣，他黑紅的臉孔已蒼白了，晶亮的眼睛已失神了。他嘴唇一動一動，

說不出話……。

戰士們的血，頓時沸騰起來，仇恨的烈火，頓時燃燒起來：『衝啊！爲訓練長報仇！』戰士們喊着，一陣風似的衝過去，接着是一片震耳的殺聲和手榴彈爆炸聲……。

九月二十日

於晉中下社村

老長老長的隊伍已經爬上山頂了，侯同雲扛着兩支槍和他們的排跟着大部隊也爬上了山頂。

這樣冷的天氣，這樣難走的路啊，有的同志是完全『坐飛機』，從冰塊上滑到山腳下去的，有的同志凍得手腳麻木了，鼻涕滴在嘴唇

上也不措掉，年紀大一些的同志，鬍鬚也白了。有的同志凍得實在無法支持，便蹲在山半腰烤起火來，可是剛剛烤了一會，耳朵破了，手指斷了……。

二連有一個戰士，在前面兩丈多遠的一棵藤條樹下蹲下來了。

『那是誰呢？』侯同雲心裏想。他連忙走前來一看，原來是楊金中。

楊金中再也不能走了，臨出發時他就有病，再加上這樣冷，他一步也走不動，他因手凍腫得插不進手套，腳腫得不敢挨地皮，渾身在打哆嗦……。

『這怎麼辦呢？』——勸說了一套也不頂事，侯同雲心裏很是着急。他急速的，輕輕的抓住了楊金中的兩隻手，呀！像抓住了一塊冰。侯同雲用他的兩隻手夾住楊金中的兩隻手，他想把自己手上的熱氣

媽媽，長排

·興光陳·

硬到楊金中的手上去。忽然他自己流淚了。這時他想起了他自己小時跟着母親討飯時，三九天氣住在小廟裡凍得死去活來的光景，有誰憐憫呢？可是，『楊金中是我的同志呵，我應當疼愛他呵！他冷，也是我冷。』

侯同雲扭過頭去流淚，被楊金中看見了。楊金中奇怪的問：『爲啥傷心呀，副排長？』

『唉！沒有啥，我沒有傷心——不，是風吹的眼流淚了呀！』侯同雲支吾的強笑簪說。這時候他覺得楊金中的手有點溫熱了。

『連、三連、四連……，的同志們一個個從面前閃過。最後，只剩下他們兩個人了。』

侯同雲把牙齒一咬，眼淚退回去了。

他輕輕的撫摸着楊金中的手。對楊金中說：

『金中，我陪着你，咱們再稍歇一會，就走吧。——你要小便嗎？』

楊金中搖了搖頭，眼珠不動的盯住侯同雲。他感到眼眶好像一陣熱，鼻子裡好像一股酸，他說不出話來。他望着侯同雲——他的親人，不由得他想起了當他才入伍的時候，副排長侯同雲給他借碗、找筷子、端水、弄飯、就連睡覺也關照到，那怕是深夜，他還要摸一摸被子蓋嚴了沒有。病了的時候，他忙着抓虱子，燙衣端水做飯，擦屎，倒尿尿盥……還有。孫三寶病了不能躺下，只能斜臥的半着，他就一直得用自己的身子，當做孫三寶的靠背，整整的守了三夜沒有合眼。孫三寶病得糊塗了，不論什麼時候醒過來，叫喊：『家（浮